

刘春丽

中国当代青年国画家作品集

Character-Imag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Young Artists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特质·意象
Character-Image

中国当代青年国画家作品集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Young
Artists

刘春丽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春丽作品集 / 刘春丽绘. — 天津: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6

(特质·意象)

ISBN 7-5305-3358-4

I. 刘... II. 刘...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23779号

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 刘子瑞

网址: <http://www.tjrm.cn>

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 2.25

印数: 1-1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全套12册) 定价: 360.00元



关于本书

21 世纪，是中国画艺术观念拓展、转变与更新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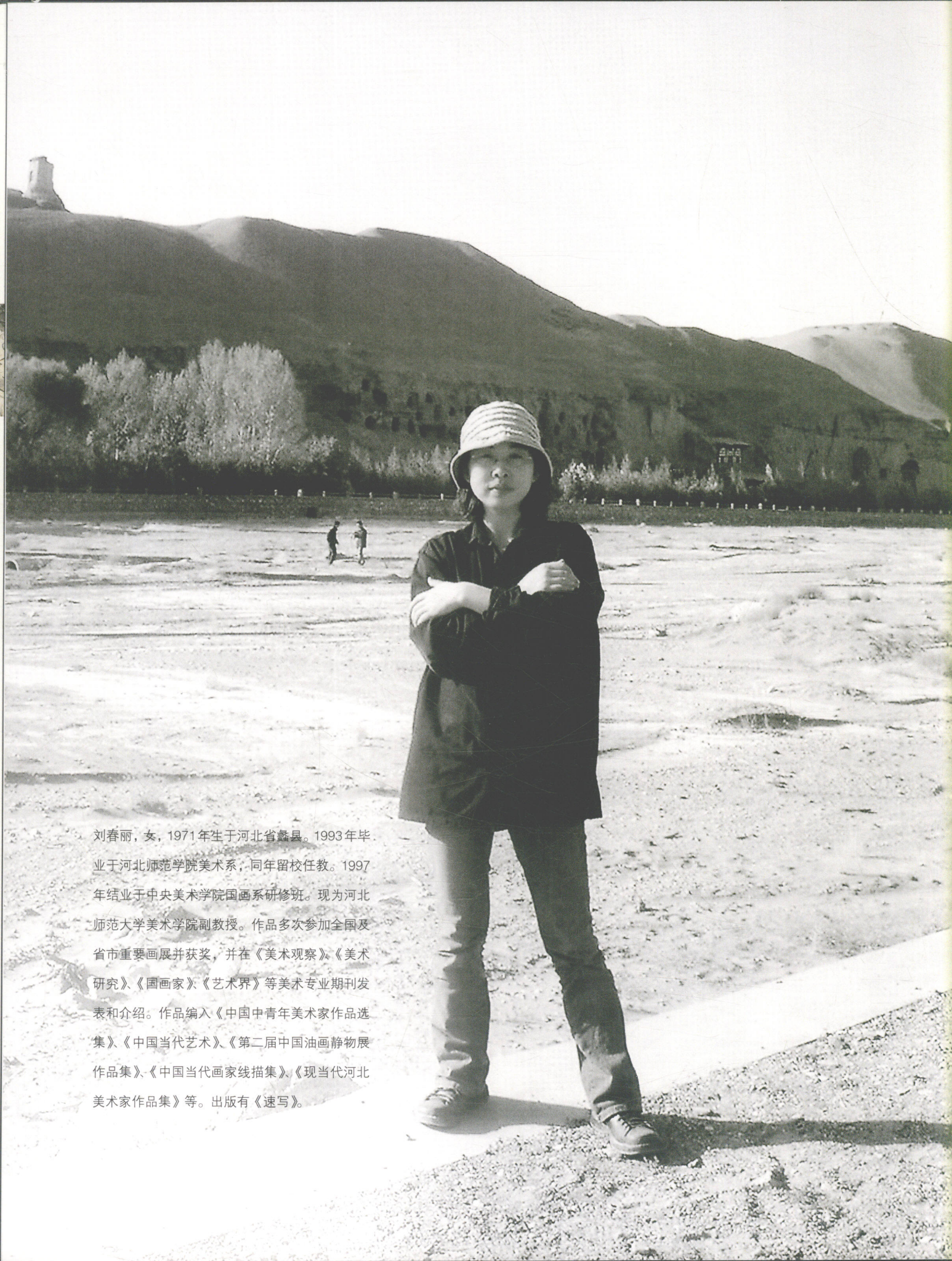
在这里，一批接受过学院教育的青年画家，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关照和阅读生活，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新颖的审美切入点，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了极富个性的艺术特质，极具时代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地开创出中国画领域一片崭新的新意象。

因之，提倡积极上进的治学理念与锐意创新的求索精神，是我们提名出版《特质·意象——中国当代青年国画家作品集》的意义所在。

王兴堂	白联晟	田红岩	刘春丽
李一冉	邬建	张雪松	张喆
杨珺	范治斌	韩朝	魏庆立



主编：白联晟
整体设计：石家庄·天中集瑞艺术设计工作室



刘春丽，女，1971年生于河北省蠡县。1993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同年留校任教。1997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修班。现为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重要画展并获奖，并在《美术观察》《美术研究》《国画家》《艺术界》等美术专业期刊发表和介绍。作品编入《中国中青年美术家作品选集》、《中国当代艺术》、《第二届中国油画静物展作品集》、《中国当代画家线描集》、《现当代河北美术家作品集》等。出版有《速写》。

目 录

1 / 墨 迹	微 风 / 18
——看春丽近作 纪京宁	又是秋 / 19
2 / 诗意的吟唱与抚摩	风 声
——观刘春丽水墨作品 王东声	夏天(二)
4 / 失意二则 刘春丽	夏天(一) / 20
6 / 西行日记 刘春丽	春 归 / 21
8 / 风 箏	舞 / 22
9 / 游春图	尘缘(一)
秋 山	尘 缘(二) / 23
10 / 落 叶	繁 花 / 24
11 / 秋 天	去温塘的路(一) / 25
12 / 往 事(一)	去温塘的路(二) / 26
往 事(二)	温塘一日(一) / 27
13 / 晨	阳光温塘(一) / 28
14 / 瞬 息	温塘一日(二) / 29
15 / 我们的果园	温塘一日(三)
今夏美味	雨 / 30
16 / 远 方	谁送的花(三)
清 明	阳光温塘(三) / 31
17 / 秋山日记(一)	谁送的花(二) / 32

墨迹

——看春丽近作

纪京宁

你不能说你在她的画里面看出了什么——那模棱两可的体态，那含糊不清的面容，那似是而非的场景，那若隐若现的疑云，它们在一起穿插着，聚散着，流离着，不经意中它打动了你的心……

那站在一起的几个女人，你看不清她们的表情，远处的云笼罩着她们，使她们看上去有点犹豫不定……有一团枯枝似树似线交织在画面里，线迹里闪烁着莫名的情绪，有一个女人在那里，落寞的体态诉说着女人的心迹。不善心机的水墨，不善经营的构图，不善言语的色彩，给画面带来了契机，造成了单纯而简单的画面，似一股清风徐徐吹来……

诗意的吟唱与抚摩

——观刘春丽水墨作品

王东声

面对今天的时代，海德格尔曾言“技术之疯狂到处确立自身”，而“诗是神圣存在的词语性构建”，并讲因为“时代的贫困”，需要诗人去“诗化诗的本质”，并进行“诗意的追问”。的确，现代社会正处于“技术”的时代，而今日世界的变化，也恰恰在于技术的极大发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随着工业文明和信息革命的深入，尤其是因为西方的“技术”被引用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互联网、克隆技术、卫星上天、数字化空间等等，很多东西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因为技术的无微不至，所有物质性的内容都变得与效率和价值有关，人类越来越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主体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由，甚至失去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机会。相对于文化而言，技术的应用在带来更阔大、更便捷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对文化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挤迫甚至伤害。诗意，这个形而上的字眼，如今被技术化、商品化乃至价值量化的内容遮蔽着。诗意正在成为远去的歌谣，对于诗意的追寻也似乎“不合时宜”。

应该说，技术对应着高速与无限的丰富性，技术也锈蚀着诗意的存在。

中国画，这个充满诗意的东方文艺之花，在被技术统治的时代语境下，也无疑经受着最无可奈何的挤迫与伤害。在进行着现代改良的近百年间，中国画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改良”过程。而很

大程度上，中国画于视觉层面的“有所作为”大多来自参借西画形态，在工具材料上大做文章。为了表达观念，为了突出形式感与视觉张力，为了制造肌理效果，拓印、揉纸、火烤、加溶解剂、粘贴现成品、用排刷、用喷壶滴洒等等，式样繁多，形态纷呈，中国制造的这张“宣纸”上经历了古士高贤们绝不曾梦见的历险，当然，也包括胡来。而今，从一本本制作精良的大部头画册中，从一个接一个声势聒噪的展会上，我们读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空洞、乏味、淡漠甚至无聊，不知其所云，亦让人无兴趣知其所云。

读刘春丽水墨近作，忽有如上所想。刘春丽最初习工笔人物，后来着力于水墨写意一途，从手法上的工谨规范到自由疏放的转换，不知道她当时有着怎样的一种困惑与穿越。而在创作中，如何对现实景致与人物进行“水墨”手法的处理又不完全同于一般的写生习作，如何放松笔墨形式又避免空泛的叙述，是当今水墨画家们一贯关注并努力塑造的方向。刘春丽在水墨尝试中，先后完成了《秋天》、《瞬息》等系列，概括的人物形象，不要说表情，就连五官也已经舍弃不计；迷幻的周围场景，完全不顾及什么描绘对象，仅以画面效果为上。传统意义的书法用笔被破毫散锋涂画出来的疏散的线条和含混的墨色所替代，随意皴擦的笔线和偶尔涂加的白粉在强化一个氛围，强化着一种传统绘画所没有的含混、破碎的笔墨质感。

当然，单纯的画面效果还不足以给人更深层的纪念。

因为传统中国画总是和特定的心理感受相连。依着感觉，直接书写，那种使笔墨与心灵交汇融混，并且能够转化成一种相对程式化的笔墨效果的表达，才可以真切地抒发心中块垒，吐纳丹青文章。

刘春丽的作品注重人物的场景化。不论怎样的形态特征，人总会处于“植物”的包围之中，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素朴追求。公园的草地，太行山的村野，西北的戈壁滩，偶尔外出的行旅观光，常常给她后来的创作提供素材。《微风》系列、《敦煌——尘缘》系列、《温塘》系列，都记载了那种遥思其境、亲临其境乃至身心融于其境的现场感。其作品以小品居多，场面不很阔大，且借鉴与实验的痕迹依稀显在，但因为注重感受性的探求，因为浅吟低唱的诗意的存留与向往，作品中便呈示着小中见大、小中托寄情感的一份意味在。

在这个技术狂欢的时代，悉心地保持或者守护一份诗性的气质，可能不合时宜，但显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2006年7月27日于雨后天气清凉异常的石家庄

温塘路上
2006年
70cm × 30cm
纸本设色



失意二则

刘春丽

梨花

无论如何不会第二次去看那里的梨花。

之前朋友说那里万亩梨园花季已至，花势壮观，不可不看。乘兴而去。远远看去一马平川的大地上翻卷着白云，待走近，但见白晃晃如万道强光。这光咄咄地将人困住，若是在影视剧里，我该立刻倒地，被强光晃死。然而我没有，眯着眼睛站定。树大，遵守纪律一样排排站好，往远处看不到边；游人众多，并不像唐人携酒其下“共饮梨树下，梨花插满头”，全都蜜蜂一样在树间穿来走去，也不采蜜，只是笑闹、拍照。

梨花我原是见过的。那年在太行山写生住在山村，灰黑的茅屋前就有婷婷的一株，若白衣的仙女，即便是晚上也通体明亮。“梨花院落溶溶月”，是梨花？是月光？朦朦胧胧一树如水的温柔，使人恍惚。而那简陋的村院，因了一树梨花让人陶然怡悦、流连忘返。

梨花原也是听过的。白居易说“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美人垂泪，多么妩媚动人、惹人怜爱。试想若万亩梨花“春带雨”，批量的妩媚，不知该如何是好。另一位唐人说“一树梨花一溪月，不知今夜属何人”；苏东坡说“惆怅东栏二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或一或二，梨花清景总少见这样千军万马的大阵势。待春去，梨花尽落时，估计这里的动静也很大，万亩梨花像约好了，一起落下，使春归的哀怨凄迷带上悲壮。

说来说去，这份缺憾也不为别的，只是对这样铺天盖地的大场面不习惯。再好的东西一下子无遮无拦地给这么多也消受不了。

好的太多，也成缺憾。



清 风 2003年 40cm × 55cm 纸本设色

温塘

我愿意一直走在去温塘的路上。

这么平常的路，这么普通的北方景象，只因它通往一个温情浪漫的名字，让我心驰神往，一路张望，一路欣赏。

温塘是个小镇的名字，从我在的学校往太行山方向只两个小时的车程。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即怦然心动，在这北地平川平淡久了，想来“塘”已是够美了，居然还“温”，难道——是有温泉不成？回答说是，春来就叫“桃花水”。这更添令人惊异的美，有些野趣！马上想到心仪已久的西藏雪山下的野温泉。所谓“野”，即是旷野、野生的、没有人工痕迹的，泉是能看到汨汨出处的，进入温泉就与天地融合，近处是野花遍地的草场，远处是皑皑白雪的千年雪山……这是我能想到的顶级温泉的标准。

向来以为美景在远方，都在不易触到的地方，不想这次居然就在身边。不苛求在温泉里看雪山，至少还有太行山可看，也行了。且慢——那里并非荒山野岭，是个人口密集的镇子，那好，就算这温泉是绕着镇子的小溪，溪边遍植桃树，要不怎称“桃花水”呢？一年四季水里都有人在游来游去，也很美。再退而求其次，这温泉像我老家村边的大水坑，水面映着天光，坑边有桃树，树上晾挂着人们的衣衫……来这里十年有余，竟浑然不知有一泉水在那里径自温着、蒸腾着，我无法不责怪自己的闭塞。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春风和煦，良辰美景，一路兴奋猜想，一路的好心情。甚至也如愿看到了一坡绯红的好桃花。可是温塘，你的温泉在哪里？

后面的事不说也罢。

“请问，这里的温泉水在哪里啊？”



谁送的花(一) 2006年 30cm × 40cm 纸本水墨

“温泉水？在宾馆的浴池、人家的浴缸！”

还能说什么？就说——找到理想中的温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循着它的气息我拥有了一路的好心情，一路看惯了的平淡风景也因之无比的生动，多美好的过程！——算了，听着有点像说爱情。天底下的事难道都这样容易相通？

西行日记

刘春丽



鸣沙山 月牙泉

拜别莫高窟，来到鸣沙山。听说鸣沙山古称“神沙山”，“沙随足落，经宿复初”，白天人们爬山留下的脚印，第二天会痕迹全无，这真可谓奇。不论你是前朝丝绸之路上的商贾，还是今日迢迢而来朝圣的平民，只要你来了，都会看到一个全新的鸣沙山。这很让人心理平衡，在这里不用像面对莫高窟那样顿足遗憾自己晚生。

这是我见过的最柔美、最母性的山，全部是细沙，金子一样灿灿的黄，绸缎一样细密的软，宽厚柔和、娴静端庄。在这里可以想到所有赞美母性的词，毫不过分。阳光下，沙山浅浅地笑，沙浪如轻波，跌宕有致，恍然是海底世界。

从山顶俯看月牙泉，弯弯地映着天光云影，一派天真。“沙不进泉，水不浊涸”，这个沙、泉千年共存的神话就在眼前。在我看来被这样母性的沙山眷顾着的泉该是她的孩子。因为是做了母亲的人，便很能理解为何庞大的沙山不会无意将泉掩埋——刻意的爱还嫌不够，又哪里能容忍“无意”！天下之大，如果有哪个做母亲的熟睡时居然压到了自己的孩子，会被当成新闻。

母亲让孩子这样清澈纯美，孩子使母亲更加宽厚温柔。

玉门关

玉门关？不要去看吧，一首《凉州词》成就了它千古的荒芜。它该留在那里。我是说古诗词里。它该有足够远的距离，让想起它的人掩卷叹息，策马奔驰……

高昌故城

站在城中，并不觉得这是个城。

这坦陈在大戈壁上的一片废墟，却就是古高昌的都城。这个古丝绸路上曾车水马龙、人气旺盛的重镇，此时渺远孤绝，满目风化的黄土的残垣断壁，只能依稀辨认出那或许是城墙、房屋、院落、街衢。

史料说这座城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毁于战火。一千三百年，谁曾在这里？谁曾在这里快乐过、忧伤过、爱过、恨过、执着过？他们拥有过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由洪荒又复归于洪荒，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幻，结束了，烟消云散，不留痕迹。

任何的喟叹都是多余，天长地久不过是人类美好的期许。这样想着，忽然就有了时空交织的惊惶，走动也不是，膜拜也不是……

近午，太阳炽烈，沙石也似乎要燃烧，土城无声无息地留在这里，像是满腹心事的沧桑老人，神情漠然地兀自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葡萄沟

大化无常，肆意得像个画家，在茫茫的黄沙、赤岩中无端地点了一笔翠绿，这绿便显得格外温润，格外珍贵。

葡萄沟里，美目的女子鬓发青青、衣袂光鲜，在葡萄架下时隐时现，空气则完全是葡萄酿出来的醇美滋味。我们请赶毛驴车的维吾尔族小伙唱首这里的歌，他并不推托，眉毛一挑唱起来，曲调多婉转，声音高远又不突兀。小毛驴趁机飞跑，蹄声清脆，像是鼓点。听不清歌词，曲调



石榴
2006年
纸本水墨



风景小稿
2006年
纸本丙烯

经王洛宾先生传播已为我们熟知，此时像是从歌者心中流淌出来的，那年轻、温厚的脸因之而有光芒，眼神时而如电，时而又闪过梦幻，让人心生感动。

何止是感动——毛驴的“嗒嗒”声是叩在胸口上的，果熟的香甜是浸入脾肺的，路边还有清泉拨着冷冷的弦，又意外地承受这动心动情的歌……人们面对美景时常会说“风景如画”，孰不知此情此景绘画就束手无策，真是无奈，这一车拿着画笔的人比不善画者更无助……

明月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这是从小熟背的一句唐诗，常常不关痛痒地挂在嘴边。在戈壁大漠空旷辽远的天际见到这轮明月，一时呆住了，“苍茫”二字让我生出从未有过的旷世的孤寂，感到自己独立在宇宙洪荒里，卑微渺小，茫然不知来去。这就是那个亘古的明月啊，它一直凛凛地站在这里，看世间尘起尘落。——那戎角中的金戈铁马呢？那管乐中的绚歌狂舞呢？月下四野荒远苍凉，不动声色，一如数亿年前的样子。

在我生长的中原之地，在我区区的有生之年，明月从不关系“苍茫”，它温柔皎洁、明净可爱，在建筑和树木的掩映中发出金子一样的光。当小儿问“月亮后边有钩子吗？是怎么挂到天上的？”就编个故事让他心生向往。

而今夕何幸，造化渡我走过数千里的路程、穿越千年的时空，来遇见“苍茫”？只此一瞬，让我这等轻薄之人从此在惯常的浅笑背后也添些许沧桑。



风筝
1999年
40cm × 50cm
纸本设色



游春图
1999 年
40cm x 35cm
纸本设色



秋 山
2002 年
45cm x 40cm
纸本设色



落 叶

2002 年

45cm x 30cm

纸本设色